

随笔

# 琉璃珠

萧阳

天蓝的底色上,镶嵌着几圈白边深蓝的同心圆。灯光下,那抹蓝色幽幽亮起,凝固在方寸之间。

它大抵来自淮阳平粮台遗址一带。这片土地下,曾出土大量楚国高等级墓葬,埋藏着楚国瑰丽华美的旧梦。

淮阳地处豫东,是羲皇故都、陈国故地。公元前278年,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纪南城(今属湖北荆州),楚顷襄王被迫东迁到此地,命名为陈郢。

当年,楚人携带着青铜器、玉器、琉璃珠、丝绸等器物,从水陆辗转来到中原腹地。这颗琉璃珠或许就在此时随主人北上,朝夕相伴,最终埋入黄土之下。

琉璃珠是战国时期贵族的奢侈品,在楚地尤为流行。珠子上的凸起

像极了蜻蜓的眼睛。这些琉璃珠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蜻蜓眼琉璃珠。

根据考古研究,战国早期的琉璃珠主要成分为钠和钙,是游牧民族从西亚辗转带来的舶来品。后来,楚国工匠率先掌握了铅钨玻璃本土制造工艺,模压、套料、贴眼一气呵成,烧制出了具有华夏风情的琉璃珠。

不久前,在国家博物馆“遇见考烈王”展览中看到考烈王墓中出土的琉璃珠。它们被镶嵌在漆木器的底座上,一圈圈“蜻蜓眼”如涟漪荡漾,像凝视天空的眼睛,为漆木器增加了灵动的韵味,也寄寓着驱邪避祟的祈愿。

楚人好巫尚美,他们对对神灵的敬畏,化作了色彩的痴迷。他们不满足于模仿,而是用本地的配方,烧

出了属于自己的琉璃珠。他们称这种珠子为“陆离”,《楚辞》中“长余佩之陆离”“带长铗之陆离”的诗句仍回荡在中原大地。

蜻蜓眼琉璃珠这一域外奇珍,就这样被楚人接纳、模仿、再造,最终融入楚文化的血脉。而在东迁途中,楚人也把他们的巫风、审美和坚韧,融入了中原的土壤。

从陈郢到寿郢,相距不过数百里。楚顷襄王迁都陈郢,考烈王迁都寿春,两代君王、两座都城,还有那些色彩斑斓的蜻蜓眼琉璃珠,见证了楚国最后的坚守、挣扎与陨落。

如今,孩子们趴在博物馆展柜前,好奇地瞪大眼睛观察着这颗“有很多眼睛的珠子”。古今目光相对,无声中传递着千年风华,映射出楚国的落日余晖。



周口市博物馆馆藏琉璃珠。(资料图)

这是一枚精致的琉璃珠,静静躺在周口市博物馆的展柜里。

赋

# 黄泛区农场赋

南豫见

若夫天倾豫州,地裂中原。戊寅仲夏,倭寇烽烟。当局无奈,以水代兵决花园;黄龙肆虐,吞噬噬野干村。三川沸腾,四十四县成泽国;八年浩劫,八十九万化幽魂。哀鸿遍野,百里不见炊烟起;白骨露野,万唯闻鬼哭。此诚华夏肌理最深之烙印,民族肌体至痛之伤痕。

及至雄鸡一唱,赤县天明。周公吐哺,指点泛区建农场;四海归心,热血儿女聚西华。披荆斩棘,茅棚可挡风与雪;战天斗地,铁犁翻破沙与洼。杨国莲英姿,首驾铁牛惊宿鸟;刘孟甘掏粪秽润新芽。肖克明剪刀裁锦绣,屈应理巧手接云霞。沈志奎穷经育良畜,张裕群伏案究桑麻。钱富安吴泽普,首都观礼扬眉笑;潘复生王近山,沙场解甲再安家。更有红色后代,万伯翱郭世英,广阔天地唱响青春,将门之后续写风华。

尔其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。昔时黄芦苦竹之地,今朝千顷麦浪流金。十万亩良种基地,地神种业冠华夏;百万吨绿原磷肥,泛区生猪誉港深。天鹰缸套,助万吨轮渡重洋;黄金秋梨,获农交金奖殊荣。机械化率冠九州,无人机群翔碧空;智慧农业开先河,数字育种立新功。昔者飞沙不毛,今者阜民丰;昔者逃荒要饭,今者仓禀皆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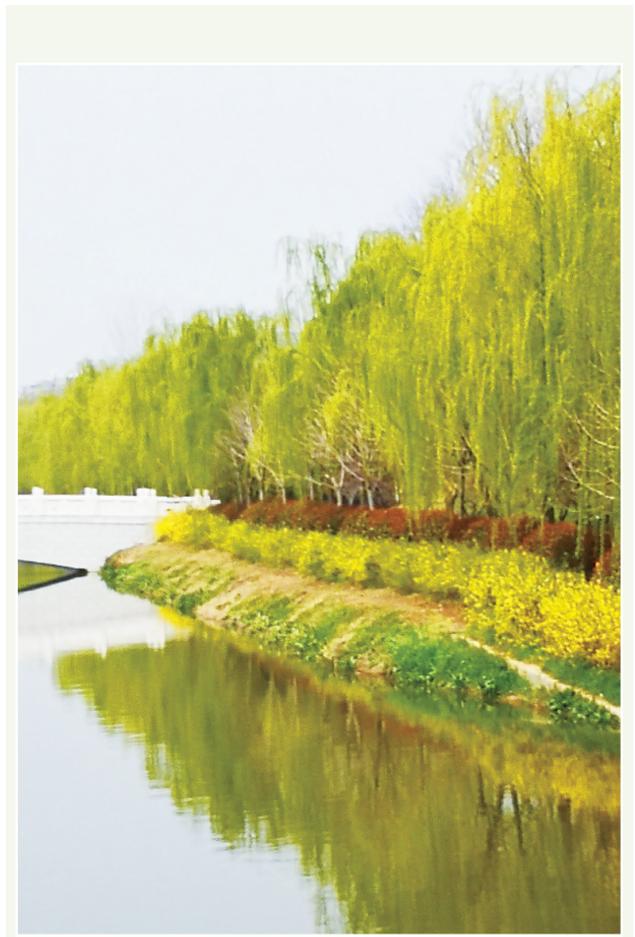
观其精神谱系,代代传承。艰苦奋斗,乃战天斗地之本;勇于开

拓,为革故鼎新之宗。爱岗敬业,守精益求精之志;争创一流,怀敢为人先之胸。此四维者,铸农垦之魂魄,化奋进之图腾。昔有三百骨干,听党召唤赴八方;今有数万儿女,乘势而上再出征。乌克兰黑土,播撒中国良种;塔吉克棉田,盛开友谊新红。总统命名“友谊号”,异域同赞中国农垦。

若乃人文渊薮,文脉绵长。场部街区,列省级文化保护;五七干校,留红色历史华章。王近山旧居犹在,老邮电所复原样。口述历史,录三千泛区故事;数字档案,存百代奋斗沧桑。白发翁婆谈旧事,红颜儿女志昂扬。近山老屋催人进,临水新楼倩影长。

至若生态宜居,天人合一。昔日弥漫沙尘地,今朝林海果香溢。春来万亩梨花开,蜂飞蝶舞香雪海;秋至千顷金柿垂,客商云集集采摘。环境优美小城镇,3A景区名实符。以人为本诠释发展,生态平衡印证坦途。

嗟乎!八十年岁月如歌,三代人接力拼搏。从水患到复兴,见证沧桑巨变;从垦荒到样板,书写农垦壮歌。献罢青春献终身,献罢终身献子孙。黄泛区者,非一地之记忆,实乃民族之缩影;非唯农业之典范,更是精神之巍峨。今当继往开来,绘宏图于盛世;赓续奋斗,谱新曲于大河。让厚重记忆看得见,让农垦精神永世歌!



港城春色

史学杰 摄

散文

# 清明,寄往远方的信笺

余慧

清明快到了,早春的天亮得晚。推开办公室的窗,外头有雾,去城东的路看不太清——六里外是烈士陵园,松树该是青的,这会儿什么也瞧不见。往年这时候柳树早该抽芽了,今年不知怎的,还光秃秃的。

桌上摊着清明祭扫的名单。墨是新研的,有股松烟味儿。一个个名字写在纸上,拿起来沉甸甸的。我平时的工作大部分是抚恤、安置、寻访。同事常开玩笑,说我干这行得心硬。其实心硬不硬自己知道——有时候一点湿气就能渗进来。

上周来了位老人。他从怀里掏出个发白的蓝布包,打开,里面是一枚旧军功章,还有张黑白照片,边角磨毛了。照片上的人跟他长得像,眼睛很亮。那是他哥哥,埋在云南麻栗坡,六十多年了。老人不说话,就拿手指头一遍遍摸照片上那张脸,轻

轻地摸。办公室里很静。窗外有车鸣声,远远的声音一下一下的,听得见。

清明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去陵园那条路,这几天人多了。有穿旧军装的老兵,在战友坟前站半天;有大人领着小孩,小孩踮着脚把白花放碑跟前;有年轻军人,站在烈士名录墙前头,手指一个一个划过上面的名字。

仪式就是献花、低头、宣誓。但有些事不在仪式里头。

有位阿姨,年年清明下午来。她不跟人挤,自己提个布兜,里头装一小瓶白酒,几块绿豆糕。她在一个墓碑旁边坐下,一坐一下午。风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,她对着碑说话,声音小,有时还笑一下。后来我知道,那是她爱人,牺牲时二十二岁,比她儿

子现在的年龄还小。她说,不来坐坐心里空,一年攒的话就这一天能说说。

我们做的这些事,就是把这头和那头连起来。这头是项城,是活着的人;那头是档案里写的籍贯、部队、牺牲的地方。有一回,我们和一位快一百岁的老太太去云南看望她儿子。她那双瘦得只剩皮的手摸到碑上那个名字时,没哭,就那么贴着,贴了很久。太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

项城的平原一眼望不到头。烈士陵园就在麦地边上,清明这会儿麦子正往上长,风一吹,绿色一片一片动。我想,埋在这儿的年轻人,他们的家乡大概也有这样的麦地、这样的和风。

窗外的雾散了。太阳照进来,落在桌上那叠名单上。远处那条路看得清了,有人往回

走,走得慢。过些日子,麦子该抽穗了,路边的桐树会开出紫色的花。人们该忙什么忙什么,种地、做饭、过日子。

那些走了的人,拿命换的,就是这窗户外头的春天。

我和同事还在这屋,还守着这条路。我们做的事平常,就是一些纸、一些人、一些仪式;我们做的事也沉重,每个名字后头,都压着一家人一辈子放不下的事。

清明,对别人是节气,是扫墓,对我们,是一年一回的承诺——承诺记住,承诺那些人不会走,承诺活着的人有个地方放他们的念想。

我们都是普通人,干普通活。就想每年这时候,给那些走远的人,递个信。

信里没什么话,就说:麦子又青了,家里都好,放心吧。

# 书香周口 悦读推荐

## 生命困顿中的精神突围



《我与地坛》 史铁生 著

《我与地坛》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一部散文集。书中同名散文《我与地坛》以北京地坛为时空坐标,通过作者与古园的深度对话,完成了对生命困境的终极叩问与精神突围。在双腿瘫痪的残酷命运面前,史铁生以地坛为镜,照见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,更照见了人性中永恒的悲悯与希望。

地坛在文中不仅是物理空间,更是精神原乡。这座废弃的古园承载着史铁生十五年间的轮椅生涯,见证了他从绝望到顿悟的心路历程。

程。园中四季更迭的草木、晨昏交替的光影,倏忽来去的生灵,都成为他观照生命的媒介。他写“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朱红”,字字句句都在剥离表象的浮华,直抵生命的本质,这种对衰败之美的凝视,恰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接纳。

母爱是贯穿全篇的隐线。母亲默默承受着儿子瘫痪的痛苦,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尊严。史铁生以克制的笔触写尽母亲的隐忍与牵挂——那个“在园中来回寻找我但又担心”的母亲,用无声的爱在生死两界间构筑起最温柔的桥梁。这种至深的亲情,既是对抗苦难的盾牌,也是通向救赎的钥匙。

作品深刻地展现了作者对生死命题的哲学思考。他在地坛里静观四季轮回,这里每一个渺小的生命,草木、蜂儿、蚂蚁、露水,都在尽情释放生机。这些,让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:生命无需刻意雕琢,每个个体都拥有独特的存在意义与价值。

《我与地坛》的魅力,在于它将个人的痛苦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;苦难不是生命的终点,而是通向更深刻存在的必经之路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诗歌

# 悼庭竹歌并序

瘦丁

癸酉岁(1993年)仲春,余于南郊毛家楼,以酬金十数,得绿竹一簇,植于三溪书屋院庭之窗前。不数载,簇丛若林。

白乐天《养竹记》云:“竹似贤……故君子人多树之,为庭实焉。”王黄州《黄州新建小竹楼记》云:“宜鼓琴,琴调虚畅;宜咏诗,诗韵清绝。”坡公诗亦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今益信之。

每岁春物初萌,听新笋拔节;夏日雨霁,观嫩叶滴翠;中秋月满,赏竹梢悬镜;冬雪飘絮,味青竹白头。四时景虽殊异,然各得其意趣。

庭竹与余朝夕相处三十余载,不异良友。今其老矣,枯枝叶凋。余悯其衰瘁凋敝之象,痛其罹风雨摧残之苦,又不忍亲执斧斤以伤其体,乃倩农人伐去。

庭竹已矣!因依韵韵,用反律,作此长歌拟歌行三百六十字以悼之。

丙午春惊蛰后一日。

正月寒气笼院庭,村夫伐竹声丁丁。卅年旧俦将别去,闭目掩耳不忍听。院中丛竹垂垂老,风烛残年叶渐少。吾今怆然作此歌,祷君升去仙界早。始初尔生南郊原,斜傍农户矮墙前。三尺细筱纤腰弱,料峭风里堪可怜。记取当年春初半,郊村访得汝之面。

此生吾辈痴爱竹,移来植向书窗畔。耘土诛虫汲甘露,初篁拔节日日新。箨龙不负呵护意,一簇一丛茂森森。嫩筠娇条摇绿叶,岁寒惯经霜与雪。醉人更是书幌前,清影斑驳筛明月。坚韧刚劲有虚心,若谷情怀说胸襟。抖落身上泥和土,亦可图画亦可吟。僻居墙角与野岸,总把富贵寻常看。休言文人偏爱竹,一种冰操教人叹。脱俗淡雅清瘦身,招惹诗家作苦吟。新词赋得三百卷,读后几回泪湿襟?鸟声婉转啼破晓,日日催人读书早。春来巢筑枝叶间,隔窗对语解烦恼。叶落竿枯不禁风,老态近岁日龙钟。知渠不日将羽化,愁绪绾结重重。项馨仙乐奏大吕,扶摇羊角好风举。扶摇相送赴天台,泪眼相望两无语。此去定会传佳音,巍居仙界列上宾。他日相见君可识,三溪书屋旧主人?

道源

本版统筹 董雪丹  
投稿邮箱: zkrdaoyuan@126.com